

民生哲學的教育思想

傅元龍著

局書景文



傅元龍著

民生哲學的教育思想

文景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一月初版

民生哲學的教育思想

特價：新臺幣壹佰肆拾元正

著者：傅元龍

出版者：文景出版社

發行者：文景書局

地址：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〇五號

電話：三四一九六六・三九一四二八〇

郵撥：一五七九一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〇一五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教育爲立國之根本，關係着國家之興衰，民族之存亡。所以 國父說：「要中國不亡，而且能有次序的建設，惟有振興我們的教育，那才是根本的辦法。」而健全的教育，必須要有正確的教育思想爲之引導。

先總統 蔣公於民國十六年元月，在江西教育講習會上，首揭「三民主義教育」一詞，並說明三民主義教育包括「民族教育、民權教育、民生教育」。復於「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指示我們：「三民主義就是中國教育的教範」，「三民主義的最高原理是民生哲學」。哲學是教育的基礎，民生哲學爲三民主義的根本，故研究三民主義教育，若從最根本的民生哲學談起，更能接近 國父思想的核心，且能將民族、民權、民生主義教育聯成一體，此爲本書定名爲「民生哲學的教育思想」之主因。其次， 國父對於教育十分重視，但終生奔走國事，百廢待舉，在教育方面多爲原則性之指示；先總統 蔣公承繼 國父之志業，對 國父遺教諸多闡揚，特別是在教育上有許多重要的訓示，故研究三民主義教育思想，當以 國父及 蔣公教育上之言論爲據。民生哲學爲三民主義之根源，從此一根源出發來探討闡述 國父及 蔣公的教育思想，比較容易把握重點。

茲鑑於教育思想之重要性，筆者不揣固陋，擬借本書之作，以恭聞 國父及 蔣公之教育思想，俾有助於三民主義教育體系之建立。全書分爲六章，除闡述民生哲學教育思想外，並就當代西洋主要教育思潮略作比較研究，以明我國教育思想之特性。惟以個人學能淺薄，疏漏之處，在所難免，尙祈學者方家不吝賜教爲禱！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一月

傅元龍 謹識

民生哲學的教育思想目錄

自序

第一章 民生哲學的要義

第一節 哲學的意義

第二節 哲學與教育的關係

第三節 民生哲學的淵源

第四節 民生哲學的涵義

第二章 民生哲學教育思想的理論基礎

第一節 心物合一論

第二節 人性進化論

第三節 知行互進論

第四節 生存互助論

第五節 自由平等論

第三章 民生哲學教育思想的內涵 五九

第一節 教育的意義 五九

第二節 教育的功能 六三

第三節 教育的目的 六九

第四節 教育的內容 七九

第五節 教育的方法 八六

第六節 各類教育 九六

第四章 民生哲學教育思想與近代西洋教育思潮 一四五

第一節 民生哲學教育思想與唯心論的理想主義教育思想 一四六

第二節 民生哲學教育思想與唯物論的共產主義教育思想 一五六

第三節 民生哲學教育思想與實驗主義教育思想 一六六

第四節 民生哲學教育思想與存在主義教育思想 一七八

第五章 民生哲學教育思想的特質 二〇〇

第一節 民生哲學教育思想的倫理特性 二〇〇

第二節 民生哲學教育思想的政治特性 二〇六

第三節 民生哲學教育思想的經濟特性 二一二

第四節	民生哲學教育思想的科學精神	二一七
第五節	民生哲學教育思想的調和精神	二二三
結 論	民生哲學教育思想的展望	二三七
重要參考書目		二四一

第一章 民生哲學的要義

第一節 哲學的意義

哲學 (Philosophy) 一辭，源出於希臘文的 Philo 與 Sophia 二字合併組成。Philo 當動詞用，有「愛」、「追求」之意，Sophia 當名詞用，有「智慧」、「睿智」之意，合稱之爲愛智，因此哲學即是「愛智學」，哲學家亦可稱爲「愛智者」。

我國舊時雖有哲學之實（如玄學、理學、道學），但無哲學之名。在西元一八七三年，日本輸入歐洲學說，日人西周舊津乃創譯「哲學」一辭。我國明末的學者李之藻之「譯名理探」一書，即根據 *Philosophia* 的拉丁文，音譯爲「斐拉梭斐」，清末嚴復直譯爲「愛智學」，章太炎意譯爲「見」，各家所譯，並不統一。到了一九〇三年，蔡元培先生把德國科培爾 (B. Koerber) 的「哲學要領」一書譯出，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後，「哲學」這個名詞才流行於世。（註一）

何謂哲學？大哲學家蘇格拉底 (Socrates B.C. 469-399) 曾說：「天下最困難的事情，莫過於下定義。」雖然如此，但自古以來仍有許多學者，想對「哲學」加上最簡要的按語，以求一語破的：（

註二)

1. 柏拉圖 (Plato B. C. 429-347)：「智者真正智識之謂也，所謂哲學即修得此真正智識之謂也。」
 2. 亞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B. C. 384-322)：「哲學為研究宇宙一般原理原則及究竟之因之學。」
 3. 伊壁鳩魯 (Epicurus B. C. 341-270)：「哲學是理性的企向幸福。」
 4. 斯多噶學派 (Stoic School)：「哲學為一切理論的智識及有關實踐道德之智識的總稱。」
 5. 辛普尼加 (Simplicius)：「哲學為愛智或熱心追求道德之謂也。」
 6. 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哲學是事物的真認識。」
 7. 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哲學是知與行高等觀念的科學。」
 8. 菲希特 (Foha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哲學是整個知識的知識。」
 9. 黑格爾 (Georg Wilhelm-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哲學為事物之思辯的考察之學。」
 10. 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哲學為抽象的、概括的、精密的研究宇宙實體之學。」
 11. 柏格森 (Henri Bergson 1859-1941)：「哲學之本務，在探心之本源，探生之動力，探創化之真諦，此種哲學，乃繼續真的科學研究而出也。」
 12. 羅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哲學是科學的，是科學的拉長。」
- 由歷來大哲學家對「哲學」所下的定義觀之，我們可以發現，大部分的哲學家都確認哲學是屬於

知識的範疇，哲學在探究知識之本源，亦僅止於「知」。少部分哲學家則兼及道德（如斯多噶學派、辛普尼加、康德等）而「知」與「行」並論的。此外哲學家們如康德、柏格森、羅素等人，在討論哲學的意義，特別強調哲學與科學的關係。

就哲學與科學關係之密切，一般學者都不否認，有人說科學在求真，哲學在求善；有人更進一步指出哲學爲科學之母。國父說：「夫科學者，統系之學也，條理之學也，凡眞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也。」（註三）又說：「考察的方法有二種：一種是用觀察，即科學；一種是用判斷，即哲學。」（註四）哲學與科學既同爲考察事物的方法，其關係亦可想而知。先總統蔣公亦認爲「只有哲學，方能窮究宇宙眞理和闡明宇宙本源。而其科學的終極，仍非借助於哲學之補救不可。不過哲學如無科學窮理求是爲之證實，則其哲學亦終成爲盲目的玄學而無由發展。」（註五）國父思想基於科學精神，其強調哲學與科學之關係，乃必然之理。

哲學家所站的角度不同，對哲學的解釋也因之而異，我們再就三民主義的觀點，來探究哲學的意義。國父說：「用判斷，即哲學。」（註六）先總統蔣公說：「關於哲學的定義，自來就有各種不同的解釋，但我認爲哲學就是……『窮理修身正德』之學。簡言之，就是窮理明德的學問，其效則見之於誠意正心修齊治平之中……窮理的目的在於致知，明德的工夫在於修身。修身的效驗，就在於知與行之中，方可驗得的。所以研究哲學亦就是要解決人生與革命一切知與行的疑難問題。」（註七）國父與蔣公對哲學的說法，在形式上雖有不同，但在本質上則是完全一貫的，因爲蔣公所

謂的「窮理之學」，實即一種「事實判斷」的哲學，蔣公所謂的「明德之學」，也就是一種「價值判斷」的哲學。蔣公對哲學解釋為「窮理明德」之學，不過將國父所說的「用判斷，即哲學」一語，作更深刻的解說。

三民主義哲學是一種實用哲學，不僅是「知」，尤貴於「行」。先總統蔣公對哲學的定義，是知與行並重，智與德兼顧的，所謂「窮理」即屬知與智，所謂「明德」即屬行或德。這種「知行並論」的哲學定義，雖與大多數西洋哲學家之見解不同，但頗符合我國的固有哲學思想。國父說：「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註八）「格物、致知」即「窮理」之意，「誠意，正心，修身」即「明德」之意，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則為哲學在政治上的功用。儒家學說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家注重倫理道德，在政治上主張以德服人，在教育上主張人格感化，談文學則強調以文載道，論哲學必然智德並提。趙雅博博士亦認為：「哲學在本質上是研究真理的，真理的另一方面則是道德的，我們說哲學在本質上是道德的並沒有錯。」（註九）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作一結論：哲學是「窮理明德」之學，「窮理」與「致知」就是愛智之意，亦即探究宇宙萬物之真理，為中外哲學家共同之涵義；「明德」與「修身」就是立德之意，亦即提高人生之意義及價值，為我國固有哲學之特殊涵義。這一定義可涵蓋中西，是比較完善。。（註一〇）

第二節 哲學與教育的關係

我們生活在世界上，要想活得有意義，必須要有哲學的修養，理想的人生，需賴真善美的哲學來引導。人們在生活上是亟需哲學的，但是「在平素的時候，人們對於哲學，大多不加注意，並且予以忽視，也認為它是無益的，然而等到世界因着特殊事件，大亂了起來，對於社會組織有了危機，甚或危及它的生存的時候，這時候人們將注目哲學，大家都盼望着哲學說出他們『一言興邦』的言語思想，而恢復事物的秩序……大家都認為哲學無用，然而，在困難的時候，大家都又引領企跂，喁喁的嚮往着哲學。」（註一一）由此，我們也正可體會到「無用之用乃大用」的道理。

先總統 蔣公說：「立國不能沒有哲學，而革命要能成功，更不能離開哲學，哲學之重要與其力量之偉大，我們真不能不視他爲一切學問之首要！」「凡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與民族之所以必有其獨立的哲學，就是因爲他有他獨立的的天性與精神的緣故。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獨立的哲學，或有了獨立的哲學而不能發揚光大甚至湮沒不彰，那這個國家，必無以生存於世界，終久要被人家滅亡！」又說：「哲學之重要如同人生一日不可須臾離開的空氣一樣。」因此，「我們要真能領導青年，真正獲得青年的信仰，就必須有哲學作基礎，人人要具有哲學的涵養與認識，否則，便不能達到領導青年的任務。」（註一二）人類的生存活動離不開哲學，而教育活動更是與哲學息息相關，我們甚至可以說，整個教育活動幾乎是隨着哲學思想的發展而亦步亦趨：

一、教育的目的需要哲學的指引：教育目的有社會本位及個人本位二個極端。前者以教育的目的在發展群性，以造福社會；後者以教育的目的在發展個性，培養人格。古希臘時代，雅典採個人本位之哲學，教育之目的亦偏重個性之發展，旨在培養文雅的自由人；斯巴達厲行軍國主義，教育之目的以訓練良好公民為中心。中世紀的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註一三），欲以理性維持信仰，約束個性的發展，教育的目的在培養精神愛鄰而德性堅定的人物。到了十四世紀文藝復興運動，對宗教教育起了反動，人文主義抬頭，教育的目的在造成精神與身體調和，長於辭令和具有文學修養的文化人。十八世紀以後，自然主義哲學興起，教育目的在順應兒童自然的天性，充分發展個人能力。十九世紀社會主義哲學崛起，又強調教育目的在社會化。二十世紀民主主義興起，強調教育機會之均等，教育的目的在一面重個人的發展，一面重群己的關係。由上可知，教育的目的全憑哲學來指引，有何種哲學，便產生那一種教育的目的。

二、教育的內容需要哲學的批判：各種教材的價值，亦往往為哲學所決定。例如自然主義把人類看作一種生物，認為與綿延種族有關的教材最重要。實用主義注重實際生活的經驗，理想主義則認為精神的陶冶最有價值，唯知主義注重有關形式訓練的教材，唯物主義則注重生產勞動的教材。現代課程問題的解決，教材價值的批判，實需要哲學作標準。波德（Bode, 1873-1953）說：「我們不是有某種哲學來作課程之指導，總是無由得其目的之所在。」（註一四）由此可見課程與教材之選擇，均須以哲學為根據。

三、教育的方法需要哲學的指導：哲學上的人性論及知識論對教育方法的影響最大。就人性論而言，自然主義基於人生而自由，生而良善之觀點，主張不干涉的教育方法，順其自然，讓兒童自發活動。中古的經院派哲學，天主教認為人性本善（註一五），而基督教認為性惡，後者主張用各種嚴格強制的方法，以防止受教育者隨心所欲之活動。就知識論而言，經驗主義者將知識看作是經驗的產物，注重直觀教學與感官訓練。理性主義者認定知識是由理性的思考而來，看重領悟作用，教育方法上自然是注重思考啟發了。

以上是從哲學對教育的影響，來說明二者的關係，下面我們要換一個角度，從教育對哲學的貢獻，來探討教育與哲學的密切關係。有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就是歷來著名的哲學家，幾乎都是大教育家，因為哲學上的理想，必須藉着教育的力量來付之實現，哲學家的主張，也只有透過教育，才能得到印證。一切哲學的理論，經過教育的實驗，才可判斷其價值。哲學家的理想，在未通過教育這座橋樑之前，只是哲學家個人的思想，當哲學家的理想，通過教育的媒介，才會成為多數人的思想，多數人的信仰，而產生一股力量。因此，聰明的哲學家多半是兼教育家的，他們往往從教育主張中去反映其哲學思想。如古希臘的大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 B.C. 469-399），他重知識與道德，以為行德必先明德，主張知行合一。在教育上則倡導「反詰法」及「產婆術」而為啟發教學法之始祖。近代的大哲學家盧梭（Rousseau, Jean Jacques 1712-1778）倡自然主義，為反社會的哲學思想，在教育上則出版「愛彌兒」（Emile）一書，闡發順應自然的消極教育學說。再如二十世紀的大哲學家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 爲實驗主義之大師，更是重視教育，主張教育卽生長，教育的本質是經驗繼續的改造，教育的方法是從做中學。杜威的哲學偉大精宏，又有完整的教育體系，因此對思想界及教育界的影響也格外的深遠。

教育固有助於哲學，同樣的道理，教育的失敗，往往就是失去哲學的依恃，缺乏完整哲學思想的指引。先總統 蔣公說：「我們從前教育實在沒有樹立確實的基礎，大家都是枝節仿倣，隨風逐浪，拋棄本國固有的哲學，不加研究闡揚，而只知抄襲外國的東西，以炫耀於一時……這是我們教育失敗的一個總原因。」（註一六），因此，他強調哲學和教育應打成一片，教師尤需有哲學的素養。他說：「我們如果從事其他社會政治與經濟的工作，還可以偏重於技術與方法，但是我們要作領導青年的工作，要擔任青年的教育與訓練，那就不是專講技術與方法所能達到目的，而必須要有正確的哲學作基礎。」又說：「今後我們學校教職員，不管他教的那一門功課，必須對中國哲學有深切的研究和心得，任何學問都要有一個哲學的基礎，尤其是學做教育家的，更須作到這一點，才能建立師資，弘揚師道，才能教育青年，引導民族走上光明大道。」（註一七）。

哲學與教育相互的關係，我們可以引用一些學者的話來說明。杜威說：「哲學是教育的普通原理，教育是哲學的實驗室。」（註一八）蒲特樂（J. Donald Butler）亦有類似的看法：「哲學指導教育活動之實施，教育產生一些能供給哲學評價之資料。」（註一九）菲希特亦認爲：「教育之術，沒有哲學，在本身總不能達到完全明晰的境地，教育與哲學二者是交互爲用的，要是彼此失擇其一，則剩

下的一個，就是不完全的，沒有用的。」（註二〇），我們似可作個比喻：「哲學和教育，好像錢幣的二面，哲學乃沉思的一面，而教育則爲力行的一面。」（註二一）哲學屬知，教育屬行，知行雖有難易之分，但二者實相輔相成，以哲學之「知」，來引導教育去「行」；由教育之「行」，更增進哲學之「知」，知行互進，二者相得益彰。

第三節 民生哲學的淵源

三民主義是我國的立國基礎，大凡一種主義或思想體系，探本溯源，一定有一哲學基礎，作爲全部理論之總樞紐，以求「一以貫之」。國父的三民主義爲一偉大的思想體系，分則名爲民族、民權及民生三個主義，合則實爲一種崇高的理想。三民主義決不是三個孤立不相關的主義，因此三民主義比其他的主義，更需要一種哲學來貫通。

先總統 蔣公說：「我們要徹底明白三民主義，必先尋覓 總理思想的出發點，換句話說，是要尋出三民主義的『原理』或哲學基礎。」（註二二）國父生前鑑於辛亥革命之不徹底，三民主義未得實行，實由於國人不明革命之理論，知之不深，行之不篤，乃創平易淺近的「知難行易」之說，以革除國人畏難之心，激發國人奮發之志。至於高深的革命理論（哲學基礎），雖散見於遺教之中，但國父終生奔走國事，無暇聚爲專篇，而有待後人去闡發。

戴季陶先生是研

國父的哲學基礎之第一人，在戴君於民國十四年著「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